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24

13 November 1985

CHINESE

---

第二六二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3日星期三，下午3点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u>主席</u> ：  | 伍尔科特先生        | (澳大利亚)    |
| <u>成员国</u> ： | 布尔基纳法索        | 巴索勒先生     |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 丹麦            | 比尔林先生     |
|              | 埃及            | 哈利勒先生     |
|              | 法国            | 德克默拉里先生   |
|              | 印度            | 纳拉亚南先生    |
|              | 马达加斯加         |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
|              | 秘鲁            | 阿尔扎莫拉先生   |
|              | 泰国            | 甲盛实先生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艾莱恩先生     |
|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奥乌多文科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约翰·汤姆森爵士  |
|              | 美利坚合众国        | 奥肯先生      |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40分开会。

向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表示欢迎

主席：我要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感谢尊贵的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先生阁下出席安理会。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将军阁下在十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会同我一样，高度赞赏沃尔特斯大使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所表现出的外交才能，干练和谦恭。请美国代表向沃尔特斯将军转达我的致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1985年11月11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618)
- (b) 1985年11月11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619)

主席：我想通过安理会，我收到了喀麦隆、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毛里求斯、塞内加尔、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赞比亚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里基松先生（毛里求斯）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恩戈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 1985 年 11 月 13 日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要求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邀请参加安全理事会对题为‘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的讨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将由代理主席和各副主席组成的代表团出席。”

安全理事会以前曾邀请过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其对议程上事项的审议。根据这一方面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无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在主席的邀请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和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1985 年 11 月 11 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荣幸地代表特别委员会，请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特别委员会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以前曾邀请过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参加其议程上事项的审议。根据这一方面人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主席：我还想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布尔基纳法索、埃及、马达加斯加代表1985年11月12日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们下列署名的国家、安理会理事不胜荣幸地请求安理会在审议题为‘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秘书长托沃·亚·托沃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17624号文件印发。

如无人反对，那么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托沃·亚·托沃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在主席的邀请下，托沃·亚·托沃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现在，安理会开始审议项目2。

今天，安理会根据印度常驻代表和毛里求斯常驻代表1985年11月11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两封信（S/17618和S/17619）中提出的请求，召开这次会议。我想提请安理会理事注意第S/17627号文件，其中载有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11月12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

纳拉亚南先生（印度）：我能够来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议厅参加本机构的工作，感到不胜荣幸。主席先生，对于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我们感到格外满意。友谊和合作的纽带把印度和澳大利亚连在了一起。仅仅在不久以前，我们两国总理在纳索拿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密切合作，向世界提出了《关于南非的英联邦协议》。对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问题来说，该文件具有直接的意义。我相信，你的指导能在必要时给我们有益的帮助。主席先生，你是澳大利亚派来主持我们本月份事务的杰出和经验丰富的代表。

我要借此机会向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出色、客观和风趣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我们又一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1946年，在印度的倡议下，这一问题作为西南非问题首次被带入联合国。从那时起，大会于1966年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1967年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理事会——现在称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由此，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成了联合国直接的责任。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庄严的决议，规定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取消南非的控制，使该领土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出现。在过去四十年中，非殖民化浪潮席卷亚洲和非洲，它产生了新的独立国家，显著地扩展了自由和平等的疆界，并且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但纳米比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南非铁蹄下的一个隶属国，一块被剥削的殖民地和军事化领土，骄横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纳米比亚今天是殖民主义的最后一个避难所；纳米比亚问题，严格地说，完全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但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人为地加上东西方对抗这层外壳，企图把世界注意力从这一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事实上移开。

印度的历届代表团在这个讲坛上作了无数次的发言，声讨南非对纳米比亚实行殖民统治。印度和不结盟运动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仅在五个月之前，我们有机会参加了安理会对此问题的辩论，当时，我的前任向安理会提交了1985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纳米比亚问题不结盟国家特别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决议。不结盟运动外长随后从1985年9月4日至9日在罗安达开会。他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他们还表示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该决议宣布，南非政府的这一行动是非法和无效的。罗安达会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再次就此问题开会，并决定重申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不结盟

运动还在罗安达会议上要求于1986年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同时要求召开一次纳米比亚问题国际会议。

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至今已有七年了。与第385(1976)号决议一道，该决议拟订了一项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计划。这是一项由那些得到南非信任的国家谈判商定的，并被包括南非在内的所有国家接受的计划。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尽管对这项计划有某种疑虑，但还是对它表示赞同，显示了一种灵活、互谅互让的精神和政治家风度，这与南非的顽固和偏狭态度适成对照。

南非政府所做的正是轻蔑地对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庄严决议，包括它自己接受的那些决议。它还对日益高涨的世界公众舆论置若罔闻。比勒陀利亚政权实际上继续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并加紧该领土军事化，使之成为侵略和颠覆独立的非洲邻国的发射台。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阻挠联合国计划的实施。起先的借口是联合国不偏不倚的问题，然后是联合国过渡协助小组的组成，接着是选举制度，现在又是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与纳米比亚独立之间的联系等等。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终因这些显而易见的借口和推诿而受挫。无视世界舆论而在纳米比亚建立非法的临时政府，使局势更其复杂化。联合国秘书长在1985年9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

“我最近和南非政府进行了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S/17442第12段)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再次来到安理会，同时也是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该决议警告南非，如果它不在执行决议中进行合作，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即刻开会，以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其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南非遵守联合国决议。我们，印度和不结盟运动，早就认为，只有对南

非实行全面地强制性制裁才会使南非政府留意安理会决议和世界公众舆论的要求。安理会第 566(1985)号决议促请会员国自愿地对南非采取恰当的措施。现在有必要扩大和加强这些措施，使它们带有强制性。在这一方面，我要对某些觉得无法接受制裁主张的国家发出呼吁。这种制裁非但不会伤害南非人民，反而将会帮助他们打破无法忍受的僵局，同时可以避免在南非出现一场社会、经济和政治爆炸。

世界舆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危险。最近，一些西方国家的公众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一些政府，包括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南非采取了自愿的措施。社会知名人士、议员、工会活动家、艺术家、学生、教授和越来越多的报界人士纷纷声讨种族隔离和南非政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甚至一些南非白人也开始对他们的政府推行盲目和疯狂的种族主义政策感到心神不安。在这一背景下，制裁能够早日产生有效的结果，用在拿骚发表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宣言》的话来说，这将扩大

“在南非有秩序地过渡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公正并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前景。”

印度早在 1946 年就率先对南非实行了全面自愿性制裁。我们相信，所有国家，包括那些与南非保持最密切关系的国家如果实行这种制裁，可能给南部非洲带来和平变化，给这一不幸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民带来公正和自由。

印度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五十年代中期说：

“……我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非洲无休止的悲剧是最可怕的。每当我想到自从数百万非洲人作为奴隶被运往美洲和其他地方、其中一半人死在船上以来非洲无休止的悲剧时，其他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使是现在，无论在种族上还是政治上，非洲的悲剧都比任何其他大陆的悲剧惨痛。”

今天，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独立，过着生机勃勃的新生活。但在南部非洲，仍有人制造尼赫鲁谈到的“非洲的悲剧”，完全无视人类自由和人权。世界有责任结束这一无休止的悲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的悲剧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要赞扬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领导下的英勇纳米比亚自由战士。他们在西南非组织主席努乔马先生和西南非组织秘书长安迪姆巴·托伊沃·亚·托伊沃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托伊沃先生在服刑十八年之后最近才出狱，他今天也出席了会议。西南非组织的领导人尽管经历了并仍在经历巨大的苦难，却表现了政治家风度和通情达理的精神。但自然的是，除非纳米比亚得到自由和自决权，否则他们就不会满足。保证实现这一点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直接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我相信，安理会将履行其责任。

最后，我想援引印度总理、不结盟运动主席拉吉夫·甘地先生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西南非组织周之际最近发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段电文，

“印度和不结盟运动坚定地站在自己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一边。我们将不懈地进行声援和支持，直至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占领者从其领土上消灭，直至纳米比亚得到它在自由国家的礼遇中的合法地位。”

主席：我感谢印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对我及我国的慷慨赞扬。

下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塞雷基松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将能硕果累累。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沃特斯先生，他上个月非常高效率和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你向到会的印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以及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秘书长致敬。

在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中，我荣幸地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我们感谢你根据不结盟国家和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召开这次会议。

今年，我们纪念大会关于非殖民化的第1514(XV)号决议通过二十五周年，这也提醒我们，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也将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数以千万计的前殖民地人民赢得了自由，而纳米比亚人民则仍在最残酷的统治形式一种族隔离的暴政一下呻吟。

在南非的非法占领期间，种族主义政权加强镇压，企图通过恫吓、逮捕、拷打甚至谋杀种族隔离的反对者，特别是这些措施的对象西南非解放组织的成员的手段来消灭反对派，其结果是人权形势已大大恶化。不断有报告和令人震惊的描述，谈到臭名昭彰的南非特务部队骚扰、恫吓、毒打和杀死无辜的平民，亵渎教堂和其他祈祷场所。此外，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占领军还对17岁至55岁的所有男性纳米比亚人进行强迫性征兵，强迫他们在殖民占领军中服役，与自己的纳米比亚兄弟作战。

南非无视联合国及国际法院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公然违反国际法，顽固地拒绝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一些国家已对大会1966年10月27日通过的关于结束南非的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的第2145(XXI)号决议的法律基础提出争议。然而，在国际法院1971年6月21日应安全理事会要求提出的咨询意见中，它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从那一领土撤出其管理人员，

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的非法性，并不采取任何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或支持或援助这一存在和管理的行动。安全理事会在1971年10月20日通过的第301(1971)号决议中认可了这一意见。

大会结束委任统治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特殊政治决定，而是大会承认一项具体的法律原则。即：一个无视条约条款的缔约国不再能要求条约可能带来的任何利益，这样，就实际上放弃了条约本身。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的咨询意见中详谈了这一原则，它说，大会只是注意到一个法律事实：南非通过自己的行动已经放弃了国际联盟给予它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南非至今为止得以抵抗如此大的国际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它们与南非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勾结以及它们在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阻碍最有力的要求施加压力的建议获得通过。然而，多年来曾出现许多本来可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机会。两个安理会决议——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首先规定了解决方法的总原则，根据当时的理解，这一解决方法南非是接受的；其次，这两个决议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计划，当时的理解也是南非对此不反对。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同时都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其最高潮是蔑视安理会的第439(1978)号决议，操纵进行了非法选举，关于最近设立了一个所谓临时行政当局。这一战略被称为“双轨道战略”，使南非表面上显得对国际舆论做出反应，愿意举行谈判寻求国际解决办法，而与此同时却残暴地推行内部解决办法。

种族主义少数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以破坏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还记得，南非先是提出了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指称所拟议的联合国临时援助小组的军事组成部分过大。然后，它又反对说，根据联合国的计划，当停火之时还留在纳米比亚境内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将被限制在该领土境内的基地。比勒陀利亚政权蛮横地抱怨联合国缺乏公正态度。最后，除了选择选

举团成员制度之外，在执行联合国计划方面已不再存有任何其它悬而未解的问题时，比勒陀利亚又捏造了一个新借口，即所谓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无关的问题，只属于安哥拉的主权与独立范围之内的问题。比勒陀利亚不断进攻和占领安哥拉领土——正是这些进攻和占领导致了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以此来确保古巴军队留在安哥拉，使其随时有借口继续破坏联合国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明确规定的准绳采取行动，这是因为如果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中引进其他考虑，那势将引起可疑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安理会本身宣布的原则。

种族主义政权自1978年以来所使用的借口和采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这一政权仍不准备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履行他们自己的自决权。这些借口和行动也表明南非要在纳米比亚维护其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该领土进行剥削和掠夺。种族主义政权还将纳米比亚作为跳板，对邻国发动侵略。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前线国家发动武装进攻，采取破坏行动和在军事上支持叛乱军队，这些充分表明了这一政权对外侵略的政策。种族主义政权显然是企图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实现统治和霸权。

现在，应当有效地对付这一抱蔑视和顽固态度的种族主义政权。四年多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比勒陀利亚加剧了其对内的镇压，禁止一切新闻媒介报道其罪行，现在它可以在他人不知的情况下犯这些罪行了。对邻国的进攻丝毫没有减弱。在南非实行内部解决措施之后，纳米比亚现在离独立更为遥远了。既然建设性接触的办法显然未引起作用，那就应当放弃这一办法而采用一些强硬的办法。

安全理事会已审议过实行某些多边制裁的问题，其中有些已得到执行。然而，这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对内和区域政策。在一些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过少，过迟。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就北欧国家的行动

而言，一些已经或将要执行的措施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或建议的范围。现在，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出现了更大的压力，要求采取更果断的行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今年7月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会议重申其长期以来发出的呼吁，要求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施行强制性制裁。9月份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理事会也要求安理会采取类似行动。

安全理事会现在有责任建议采取一些国家正在考虑的制裁行动及其他行动。有些国家也许会自己采取制裁行动。但尽管如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迫使南非执行联合国的决定。

1985年9月6日秘书长的报告，即文件S/17442号指出，南非继续拒绝同联合国合作，推动执行联合国计划。它仍要表明自己对选举制度的选择，保持其在联系问题上的立场。人们还记得，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在内，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以向南非施加新的压力，迫使其遵守该决议的条款，特别是第11执行段的条款。

我们要感谢秘书长在寻求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过程中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完全相信他有能力执行安理会授权给他的任务。

我们也要向前线国家致敬，它们在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负担。鉴于许多前线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局势，它们做出的牺牲更值得称道，因为它们自己也需要所有可动用的资源进行发展。我们向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致敬。我们等待着他们加入自由与独立的非洲国家大家庭的那一天的到来。

纳米比亚将获得自由与独立。走哪一条道路争取解放将取决于安理会的行动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呼吁的考虑。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以避免爆发可能的战火，以致严重地影响该地区和其他地区。

主席：我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总书记安迪姆巴·托伊沃·贾·托伊沃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请他参加会议。现在我请他发言。

托伊沃·贾·托伊沃先生：主席先生，我十分感谢你允许我发言。我也感谢安理会的理事国允许我在这一庄严的机构发言。

我要感谢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和马达加斯加的代表。他们共同要求安理会给我此机会，参加本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我要同其他发言者一样，热烈祝贺你担任11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职务。

我们祝你很好地履行自己繁重的职责。我们相信，你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政治智慧和高度的道义上的正直感将使你成功地主持本次辩论。

印度代表和毛里求斯代表分别以现任不结盟运动主席与非洲集团主席身份，同时请求召开安理会。安理会今天正是根据这一请求开会的。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感谢对我说的热情洋溢的话。

召开这次会议的权力来自四个重要的渠道：第一，安理会的566(1985)号决议；第二，1958年11月6日的第S/17442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报告；第三，非洲统一组织于1985年7月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国家与政府首脑大会通过的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第四，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于1985年9月在安哥拉的罗安达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最后宣言》的有关章节。

换言之，希望将纳米比亚问题作为一个迫切问题加以审议的要求是十分广泛的。同样，人们也激烈和迫切地要求现在就采取决定性行动。

在6月份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辩论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同志做了重要发言。该发言以下列话敦促安理会与国际社会：

“外界要求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安理会负有特殊责任，现在必须采取迅速和决定性行动，以确保其……决议，特别是第385(1976)号决号决议和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现在，联合国的这一最重要的机构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此作为最有效的额外手段，确保南非接受联合国的权威，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

(S/PV. 2583, 英文第77-78页)

现在是行动、而不是发表演说的时刻。我们这次来到安理会，期望它会据继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旨在加速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有效措施，从而最终履行自己的特殊责任。

四十年以前，当联合国建立的时候，我们获得独立已为时过晚。二十五年以前，当通过了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时，我们获得独立又为时过晚。明年，1986年将是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20周年纪念；我们获得独立也为时过晚。约十多年以前，安理会通过了载于第435(1978)号文件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也已为时过晚。确实，一再拖延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要再一次说：我们受够了。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反复表现出的顽固、多变和傲慢态度的长期历史是众所周知的。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曾向种族主义者再三发出警告，但没有任何作用。

例如，安全理事会在1985年6月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该决议第13段

“强烈警告南非，不与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合作贯彻本决议会迫使安全理事会立即开会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规定的适当措施，作为额外压力，确保使南非遵守上述决议（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

这得到了怎样的回答呢？种族隔离政权与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充分合作贯彻了这一决议没有？回答显然是“没有”。

载于1985年9月6日第S/17442号文件的秘书长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在目前情况下，我必须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我最近就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与南非政府进行的讨论没有任何进展。”（S/17442，第12段）

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一种怪论，使我们陷入一个又一个恶性循环。这一论调有三个内容：选举制度的选择、为开始贯彻这一进程规定日期，以及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比勒陀利亚的论点如下：一旦规定贯彻435号决议就公布选举制度的抉择情况；但规定日期取决于解决联系问题。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这个立场。

我被迫表明西南非人民组织对载于1985年11月12日的第S/17627号文件的比勒陀利亚军人政权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意见。

种族主义分子的冷漠和拖延战术是没有尽头的。就在这次重要辩论的前夕，博塔政权又提出了一个借口来阻碍这次辩论，想对目前必须做的一切制造混乱。我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会上这种徒劳的阴谋的当。安全理事会已经表明了对南非种族主义在纳米比亚的傀儡政治实体的立场。因此，第435(1978)、439(1978)和566(1985)号决议具体、明确地宣布这些实体和集团为非法和无效。需要的话必须重申和加强这一立场。

我不想做冗长的演说或过多地谈论比勒陀利亚的惯伎，每当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时它总要施展这种惯伎。然而，我必须强调指出，博塔政权在有关迅速和无条件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绝没有改变立场。臭名昭著的联系解决先决条件仍然是这方面的主要障碍。只要博塔政权和里根政府对纳米比亚独立的立场不变，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回顾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同志今年六月在安理会发出的呼吁，现在就应当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有效的和强制性制裁。

因此，西南非人民组织坚决要求明确支持安理会中不结盟国家计划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相信，这一草案符合安理会通过第566（1985）决议，特别是执行部分第13段时所作的承诺。

我们重申继续准备与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合作，努力加速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贯彻。我向具有远见卓识的秘书长保证，我们赞赏他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并祝愿他所进行的工作顺利。

最后，我必须重申我的同事们在安理会和别的机构多次强调的决心，即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祖国勇敢的儿女们，正在各个前线与压迫者进行斗争，并勇敢地接受各种挑战。他们今天象以往一样准备继续加强民族解放战争，适应形势，解决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问题。

同时，只要比勒陀利亚的非法占领和大规模军事集结仍在纳米比亚存在，我们别无他择，只能加强各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继续战斗必胜！

主席：我感谢托伊瓦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理主席辛克莱先生。我请他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主席先生，我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主席。您的才干、国际事务经验、智慧和出色的判断，以及澳大利亚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积极贡献使我们相信，本次辩论在您的主持下将会产生积极的成果。

我也想赞扬您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沃尔特斯大使，他有效和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会务。

自从安全理事会6月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以来，南部非洲总的形势继续恶化。种族隔离政权对本国人民和非洲邻国的暴行毫不收敛，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僵持不变。

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该领土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欢迎安全理事会在1985年召开第二次系列会议，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我要表示理事会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深为赞赏，他为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清楚地了解，同南非进行外交活动的特殊困难。我们同秘书长先生一样，希望他的这一责任能够早日结束。如果这一任务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某些理事国使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的结果。

我们并不认为，目前举行的一系列会议是作表面文章，或根据今年6月的决定而例行公事。要求召开这些会议的国家反映了国际社会中普遍、深刻的真正关切，这不仅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统治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是对本机构的形象和权威的关切。安理会7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包括一项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联合国19年前对纳米比亚领土承担了责任，这使那种关切更为合理。因此，如果这些安理会会议空发议论而不产生结果，不仅会使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继续和加重，安全理事会、甚至整个联合国的权威将遭受损害。

目前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认真努力都必须考虑到过去5个月中整个南部非洲

地区的某些发展。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对被压迫人民的愤怒的残暴镇压，表明它将珍惜一切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向黑人作出的勉强改革表明，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依然在抱着白人至上的信念，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未来的问题上，依然把种族当作重大因素。南非入侵和占领安哥拉南部，为安盟打气，这表明南非想使南部非洲的国家不安和害怕，用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削弱这些国家，企图阻止这些国家向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提供支持。在纳米比亚，南非继续加紧消灭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企图，这些粉碎反对南非操纵纳米比亚变革性质与进程的任何抵抗力量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我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面临的态度，在考虑应付南非在纳米比亚未来的问题上的挑战时，必须牢记。

南非被压迫的人民以石块反击子弹，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明确的信号，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为了使自己改革的要求得到更大的响应，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愤怒的表示和随后遭到的残暴镇压，随后更大的愤怒表示，唤醒了全世界人民，使北美和西欧的某些政府和公司认识到，要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改变对人民改革要求的态度和政策。它们采取的行动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它们都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对南非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才能实现改革。我提议安理会现在所考虑的正应是这种行动。

坚决、果断并不是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最杰出的特点。早在1969年，安理会就决定，如果南非不在执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决议上进行合作，安理会将立即开会，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那是16年前的事了。自此安理会通过了8项决议，每次都明确决定继续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如果南非不执行决议，安理会将开会考虑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但却从未就这些适当措施作出决定。安理会的决定毫无例外地拖延行动，让比勒陀利亚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象比勒陀利亚这样在国际上孤立的政权需要支持，它需要其朋友的支持，以继续统治纳米比亚。事实上，正是这种支持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治能够继续蔑视安全理事会和国际舆论。因此，安理会每次拖延采取决定性措施，就是帮助了南非，进而打击了纳米比亚人民，同时，南非政权利用这些拖延来拒绝和破坏安理会有关决议，根据自己在纳米比亚未来的野心巩固自己的政策。

这是南非一贯顽固执行的手段。纳米比亚理事会批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已被南非的行动彻底驳斥，就是它保护了比勒陀利亚政权阻挠纳米比亚独立，拒不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推行破坏邻国的政策。

主席先生，我前面指出，目前应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过去6个月中，从贵国的大陆到西欧，从地图的一角到另一角，各国政府和公司的行动所明确表明的。制裁对南非是否有效的辩论已明确结束，现在的问题不是各国愿进行怎样的制裁，而是行动的速度。

纳米比亚理事会期望，安理会这次能够在南非问题上成为明显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我说“能够”，因为众所周知，安理会至少受到两个理事国否决票的限制，这两个国家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重大投资。现在南非的公司企业自己已承认种族隔离对生意不再有利，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在这次机会中，根据正义、法律和受苦受难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

美国代表6月12日在这里讲得好：

“大家都认为安全理事会对这一苦难的领土负有特殊的责任，因迅速使其获得国际接受的独立。”

他说，“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安理会应代表国际社会提出一致、有力的意见。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不能让节外问题使我们分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米比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安理会采取坚决行动的需要更加紧迫。现在是象索尔萨诺先生6月12日号召的那样，做出“强有力的、共同反应”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根据南非局势的严重性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行动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一现实来做出反应；联合国必须有效地和令人信服地对南非以一贯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对联合国权威进行挑战一事做出反应；它必须坚持实施若干国家已经采取的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的行动；此外，它还必须通过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强制性制裁的方法鼓励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和有效地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的行动。纳米比亚理事会相信，这一反应将会促进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已宣布这是国际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项决议。

纳米比亚理事会注意到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长写给秘书长的信件(S/17627)，这封信是有关选举制度的选择问题。纳米比亚理事会准备在晚些时候对南非的这一函件进行研究，做出答复。

长期以来，纳米比亚一直是一个期待着实现自身独立的国家。对于其独立，不应再有任何推延，也不应把它的独立作为一种交换条件。我谨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及在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要求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采取行动。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对我及澳大利亚的作用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冯·席尔恩丁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在开始发言时，要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十一月份的主席。

安理会再次拿出时间来讨论西南非问题，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世界充

满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这些问题本应成为安理会辩论的题目。就在此时此刻，苏联和古巴军队正在继续竭力破坏安哥拉人民自决的权利；越南部队陈兵泰国边境；苏联正在杀害阿富汗人民；海湾战争的愈演愈烈，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

而另一方面，西南非洲与世界上的许多其它地区相比，呈现了比较和平的局面。在这一地区确实存在着暴力，然而它是由得到联合国支持和纵容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手挑起的，而支持它的联合国在四十年前成立的目标是要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事业。南非一贯努力和平解决本地区的问题。去年我们曾两次停止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敌对局面，因此该组织当时可以自由地返回西南非洲，和平地参与那一领土的国内政治进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却拒绝了我们的这些主动行动。

事实是，与大多数非洲国家情况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西南非洲存在着一种政治表达的多元性。事实上，西南非洲所有人民的各种观点是通过在这块领土上进行的政治辩论来表达的，这种形式有时会导致人们发表不同的观点，但这种形式却能够确保人们对西南非洲人民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真正的自由辩论。这对于在一党制国家里的那种缺乏创见和受到禁锢的状况是一种富有新意的变革。

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那样，南非的一贯立场是，它将在选举制度上做出一项决定；一旦解决计划付诸实施日期确定之后，这项制度就将用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提出的选举之中。这一立场符合南非与联络小组所达成的谅解，也符合解决计划本身的各项条件。

然而在1985年11月6日，温得和克的民族团结政府却做出了一项它希望南非怎样做出选举制度抉择的决议。在1985年11月12日，它发表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如下声明：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一有关选举制度的问题是可以轻而易举加以解决的问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明确指出，它对两种选举制度都不反对。即

使要在西部联络小组的五国提出的两种选举制度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的话，代表跨国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有关各方也都不会表明它们倾向哪一种制度。为了经济方面的利益——选区按比例代表制办法组织和管理选举所花的费用大大低于选区制办法——并且为了把有关现阶段独立方式的辩论降低到讨论有关更直接的利益的问题上，过度政府的内阁要求南非政府从目前所有的选择方案中选取比例代表制的方法作为导致西南非洲独立的选举的一项纲领。”

在考虑了民族团结政府的要求之后，南非外交部长已于昨天通知了秘书长，南非政府一贯坚持与西南非洲的领导人就影响这块领土前途的问题进行磋商，并始终尊重它们的愿望。同样，南非政府不反对民族团结政府提出的这些要求。然而，必须就比例代表制如何在实际中贯彻实施的问题达成协议。

尽管我们刚刚听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了颇为奇异的论点，但我们仍然希望有关选举制度方面的决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解决影响国际解决计划的最后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进展。事实仍然是，必须就古巴人从安哥拉撤军的问题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协定。尽管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最近恢复的美国与南非之间就古巴撤军问题的谈判已恢复了某些势头，然而要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同时，虽然我们排除了影响解决方案实施的其它障碍，但必须认识到我们至今所达成的协议尽管受到欢迎，却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要求得到证明的是，当贯彻解决方案的时候到来时，这些协议的有关各方将愿意并能够认真地履行它们。因此，尽管我们在谈判的第二阶段与西方达成了协议——当时讨论的是安全和不偏袒等问题，即，一旦实施日期确定下来，联合国应对该领地的有关各方采取公正和不偏袒的态度，然而联合国至今的行为使我们甚至对它的主要机构履行这一协议的能力也产生怀疑。如果不偏袒是普遍公认的美德的话，为什么联合国要坚持偏袒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立场？我们和秘书长就不偏袒原则达成了谅解，但是，联合国的主要

机构和附属机构是否会认为应受我们与秘书长所达成协议的约束呢？

关于不偏袒问题，我想指出，我们已收到一封信的复制件，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主席先生，而且我们认为它也是写给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的，信中一些西南非政党要求允许他们的代表参加对这一项目的讨论。这些政党包括特恩哈尔民主联盟，纳米比亚工人党，西南非国民党，雷霍特解放民主党，西南非民族联盟，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主主义者。我相信，安理会各成员将本着不偏袒的原则迅速采取积极行动，接受这些西南非政党的要求。

南非不会让象今天这样的辩论影响自己的努力，我们不会因此而偏离我们所确定的为实现西南非的国际接受的独立而努力的目标。

正如我早些时候在安理会所指出的那样，南非将继续谋求使古巴真正撤出安哥拉的一项合理方案。如果就此问题能够达成可靠的协议，我们将履行我们对实施国际解决方案所承担的义务。南非将继续鼓励有关各方、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安哥拉、在谈判桌上而不是通过暴力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从而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奋斗。我们将继续鼓励西南非各政党之间进行对话与和解，并希望，他们将找到共同点，就该领地的未来达成更广泛的协商一致。最后，我们仍然坚持，西南非的各党派都应受到公平和不偏袒的对待。我重申，如果联合国愿意在决定西南非／纳米比亚的未来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就必须表明，它将能够不偏袒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主席：我感谢南非代表对我表示的祝贺，并请他回到在安理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去。

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前就座并发言。

法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月安理

会的主席表示我的衷心祝贺，我并祝你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离任主席、美国代表沃尔特斯所做的工作。

令我们高兴的是，两个最大的国际集团——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要求安理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联合国为确保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做出了巨大努力，以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在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下呻吟的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不懈的斗争，表明了自己争取真正独立的决心，尽管占领当局对他们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措施。崇高的纳米比亚人民继续在西南非人组的领导下通过一切途径为反对殖民者的政策而斗争。国际社会赞扬了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虽然国际社会承认必须彻底根除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并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部队和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因为这一决议为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规定了可接受的方案，但是，南非仍然不断违反这一决议，使它失去了任何意义。

从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比勒陀利亚不仅不遵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反而采取内部解决形式那种逃避手法，这样设法硬要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和一个傀儡政权，这与安理会的历次决定是背道而驰的。它一直想掠夺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并尽可能抢劫这个国家。它还利用种族分歧来破坏人民的团结，并制造会导致内战爆发的条件。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对纳米比亚人民强加义务兵役制，这样他们就能相互残杀。在这个国家中已经征集了10万士兵。这清楚表明该政权是在设法巩固其占领和殖民化。

我们曾在安理会多次并严厉谴责比勒陀利亚为了取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领土

完整的权利，以及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恐吓那里的人民所采取的镇压性、颠覆性的和拖延性的措施。我们参加了许多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会议，目的是重申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支持纳米比亚为在其自然边界内获得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

不结盟国家以及其它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明确地拒绝联系和平行撤退这个观点，认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并且是公然干涉安哥拉的内部事务、企图剥夺安哥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事的权利。安理会已在一系列决议中拒绝了联系这一观点，最近的一个是第566号（1985）决议。

我们充分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立场，以及它为解放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我们也支持1984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严厉谴责比勒陀利亚及其盟国、特别是美国阻挠实施安理会第435号（1978）决议，并谴责了联合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所采取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因为它所称之为建设性的接触事实上却使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对其自然资源的掠夺永久化，并鼓励南非执行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它前线国家所进行的颠覆政策。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参加了今年春天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命部长级会议，我们坚决拥护这个重要会议对纳米比亚所做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为加速纳米比亚的解放进程提供坚实的基础，它还包括将有助于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具体建议。我们重申我们忠于在罗安达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部长级会议。我们明确地拒绝任何企图从这一主要问题——消除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转移注意力的作法，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联系这一概念为纳米比亚的解放问

题带来不相干的因素。

安理会有责任宣布，根据大会1974年9月14日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在此基础上，现在是执行安理会1985年6月19日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的时候了。安理会应立即援引《宪章》第七章中所列的措施，并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理由是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该国的武装侵略，而纳米比亚是在联合国管理之下的一个国家。

我们认为，如果这次安理会不能根据《宪章》第七条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的制裁的话，南非的局势、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局势将会大大恶化，终而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

除了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之外，安理会必须重申反对“联系”这一观点。它必须支持和加强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领导下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安理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结束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安哥拉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侵略。

主席：我感谢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前线国家的代表请我向您、并通过您对安理会给我们提供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辩论的机会向安理会的成员国表示感谢。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您就任安理会11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您将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获得成功。

我们还对您的前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特斯大使阁下在上月中非常能干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

我们又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我们了解，有人要由于令人吃惊地缺乏进展，迫使我们再次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而悲叹。而与此同时，还有人会向我们寻求安理会解决问题的理由提出质疑。事实上，我们的需要和理由是简单的。我们坚信，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是我们希望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种承诺。非洲人并不认为如此经常地到安全理事会来是一种快乐，只是纳米比亚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负担沉重的问题，一个在非洲大陆上具有最高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因而理所当然地应当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理会想一想北美洲一个直至1918年还是德国殖民地的国家。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这个国家曾被置于美国的委任统治和管理之下，因为当时该国人民被看作是无知的，不能够管理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委任统治制度一步一步地被废除。处于委任统治和托管之下的各国人民将获得独立。假设这在美洲各地都得到实现，而只有这个国家除外，假设如此，世界、安全理事会将对此说些什么呢？安理会成员国必然不断地召开会议。它将成为这块大陆上的首要政治问题。

好，纳米比亚对于非洲来说就是如此。西方为我们制定了一个自治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与之完全不同。而现在，西方并没有全力铲除它自我珍惜的世界政治体制中的这种反常现象。北美洲必然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块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地，它们曾经不得不为独立与自由而斗争。以历史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眼光看问题，旷日持久的纳米比亚问题就是北美洲各国直接关注与负责的问题。

最令人难以同意的是，那些蔑视武装斗争手段的人就是使和平手段更难以取得成功的人。无论如何，我们决心利用一切手段，看看通过安全理事会能取得些什么成就。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安全理事会在努力执行它自己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方面的表现并不能给我们多少乐观的希望。

我们假设，我们全体都同意，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而对纳米比亚负起了责任。

可还是有人同意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这块领土。世界最高法院——国际法院已对此做出了裁决。我们都在不同时间里批评了安全理事会中某些常任理事国使用或滥用否决权。不过安全理事会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于1978年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了关于通过在国际监督与控制之下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使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的联合国计划。因此，在安理会中形成了协商一致，赞成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用和平手段消除纳米比亚非法政权的唯一基础。

为消除阻碍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无数困难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努力，而我还要就此加一点：金钱。过去在安理会的审议表明，安理会绝大多数会员国继续反对一切将纳米比亚问题同完全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目标无关的问题相联系的企图。既然安理会承认的各方都已接受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全面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一个中心因素在于南非决心推翻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与占领。此外，当外部因素干预的时候，1978年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就成了冷战政策的牺牲品。还没有人能向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纳米比亚人民要被出卖给要求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领土的政策。而这一切决定了南非不仅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而且它的军队侵犯了，并且继续占领着安哥拉部分领土。纳米比亚曾经，而且将继续被南非用作侵犯安哥拉的基地。此外，致力于推翻安哥拉政府的安盟叛军得到了南非和其它国家的公开支持。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因素均为那些为国际事务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人所共知。

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教育公众使他们了解这些事实。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联合国在这一具体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威胁或使用了武力，以改变这一局势，而我们还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继续谈论和平过渡。

我们也相信，为使南非政权撤出纳米比亚，联合国也以发言、决定、决议和发

动公众舆论等形式尽了努力。 联合国并没有赞同为这一目标而使用武力。 相反，本组织一贯强调强制性全面经济制裁是停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一项和平手段。

应当回想一下，安全理事会自己在南非不全面执行，事实上它就是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情况下就曾呼吁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再次召开会议的原因。 而这得到了不结盟运动国家外长决定的支持，他们并于9月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会议时也曾呼吁召开现在的会议。

当然，我们都了解，南非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这一切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南非国内局势的注意。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罪恶与不人道行为的暴乱已经促使许多政府对南非采取了经济措施。 我们欢迎这种国际社会良知的觉醒，但我们必须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和外交措施还是微乎其微。

我们前线国家对于向南非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影响并不抱不切实际的态度。 我们已特意全面研究了向南非实行全面制裁对我们经济和福利的间接影响。 无论能产生任何影响，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完全考虑到国际职责的情况下，强烈呼吁在全球范围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

我们已听到了许多关于实行经济制裁会对南非、纳米比亚和独立的非洲邻国的人民产生影响的说法，但却很少，甚至没有听到任何人谈到外国投资已陷入火坑所造成的损失，那些在种族主义南非进行投资的人现在就应采取实际行动，扑灭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所燃起的火焰，否则，他们最终将失去一切。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在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所产生的影响中首当其冲的国家继续呼吁安理会对南非实行有法律约束力的制裁，那么，我们无法理解那些自称不会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怎么还会不尊重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经济制裁不仅仅对南非政权产生直接的经济影响，而且还会向南非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传送强烈的外交和政治上的信息。 有人常提醒我们，经

济制裁在过去并不十分有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主要以经济标准衡量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事实。但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我们知道经济制裁已多次成功地与其他一些途径一道促使政策出现重大的变化。然而，现在不是我列举这些实例的时候和地方。我想说的仅仅是，我们坚信，如果各国坚决和全面地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就有可能使南非改变政策。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正如我前面的发言者所敦促的那样，代表国际正义的安理会应全心全意支持我们的呼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我们对于纳米比亚的最终目的，我们声明，迅速执行第435号决议（1978）是我们近期的目标。执行该决议将能保证纳米比亚的独立，同时也能确保该国人民享受到自决权利。当我们肯定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在其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时，或者在呼吁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时，我们并不是为了报复才这么做的。如果今天南非政权能够全面保证从纳米比亚撤走其非法的政权，使该领土获得解放，那么，我们将随时取消这些措施。

正如过去一样，我们刚才从非法政权的代表所听到的一切，使得争取迅速执行第435号决议（1978）的一丝希望破灭了。不过，非法政权对联合国秘书长所倡议的接触作出反应的时间却使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秘书长在1985年9月6日所作的报告中，告诉安理会，他尚未能够从南非得到关于选举制度的选择问题作出的任何令人鼓舞的反应，然而，在今天开会前夕，秘书长得到了一个反应，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符合所要求的反应。不结盟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代表以及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执行主席都已详尽阐述了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种主要因素。前线国家的代表赞成他们的看法。他们已具体地评述了最近这次想要迷惑安理会成员的花招，我相信这种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可能有人认为，假定选举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安理会应立即要求秘书长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作出这种推断时，并没有忘记南非政权关于安理会从未赞成的所谓“联系问题的无理要求”。第435(1978)号决议的措词是极为明确的，它决没有提到任何外部的<sup>1</sup>问题，例如在安哥拉政府的要求下，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问题。由于我们现在知道，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有规定都尚未得到执行，即，如果我们相信安理会刚得到的反应，那么，安理会在这些情况下不采取行动将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我知道，在安理会过去几次的审议中，我们已多次呼吁那些有能力影响南非事态的国家应加强安理会在对付南非政权向它提出的挑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遗憾地指出，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中发言的腔调以及他对安理会的蔑视，都表明他相信无论我们在此说些什么，在今天结束时，安理会是不会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会期间，所有的会员国都听取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发言。各成员国可能还记得，它们分别谈到关于促进安理会在解决争端与冲突时的作用，这是各常任理事国能够履行它们向所有会员国所作的承诺的一次真正机会，我们决不应该在任何时候忘记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负有重大的责任。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的关于安理会投票问题的会谈强调，常任理事国不应利用否决权解决争端。那些想要利用否决权破坏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努力的国家应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无论南非如何认为自己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大国和原始国，南非并不具有，而且也决不能够允许它具有阻挠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影响和权威。如果安理会不能保证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那么，一定是某个常任理事国不希望安理会这么做。

而就我们来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竟然直接或间接地允许南非继续非法赖在纳米比亚这块国际托管领地上。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采取行动的时机了。如果现在不能这样做，只能增加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的失望。

因此，我认为有义务在我发言结束之时再次向那些不愿意让安理会迅速向南非发出一个明确信息的常任理事国发出呼吁，因为，安理会再也不能拖延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了。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所说的热情的话。

下面请喀麦隆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戈先生（喀麦隆）：首先，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今天再次给我们机会在这里发言。我们到这里来不光是为了使数量增多，而且为了有助于表达非洲人民的强烈的感情，这就是对纳米比亚及整个南部非洲局势的普遍的愤慨。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十月份主席美国大使沃尔特斯先生致敬，他表现出了外交技巧和领导风度。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看到您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务。您的国家，澳大利亚在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当前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愿望。您一直积极地支持作为和平进程的裁军工作。您和我们一起强调对联合国在建立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积极的研讨。如果没有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发展。

我们对您的经验，您个人及您的国家对国际、国内和平与安全的满腔热情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对您寄予希望就象世界上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寄希望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那样，虽然满怀希望，却又感到越来越大的失望，因为联合国实现各国人民自由，促进他们享受由于各国及各国人民间文明交往而带来的益处的权利的理想正在逐渐消失。

您和十月份担任主席的超级大国的代表一样，手中掌握着对历史及整个人类的责任。我们对您的期望更高，因为国家愈小，就愈能理解贫穷、落后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我们鼓励您坚持使安全理事会提高它作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工具的信誉。

纳米比亚问题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矛盾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当今后的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件和问题时，他们会觉得很难给我们这代人归类。因为，我们一方面表现出有能力记录一种继承下来的精神主义，灌输道德与尊严的伟大理想，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有系统地采取步骤表明同样也属于继承下来的残酷与不公正的冲动——这种冲动被我们自己或许不太恰当地归咎于史前人。

这一代人掌握自然财富和杰出的人力资源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进行了极大的努力来丰富人类进行发展、实现和平共处的潜力。然而，我们这个星球上问题丛生，因为我们缺乏追求精神主义的动力——只有精神主义才能保持一种有成果的努力，实现集体生存，提供机会利用财富来保证这样的生存。

安理会今天开会是为了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不仅仅是诅咒种族隔离。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应当知道爆炸性危机的情绪不仅在我们非洲地区而且在全球激荡。关键的问题不再仅仅是残忍的种族隔离“宗教”及种族主义在做些什么使人类感到震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迫切、优先的问题，回顾我们——全世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如果流血现象以及我们所反对的任何其他事情要得到制止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只是发表一篇篇讲话，谴责种族隔离或种族主义，这只能使那些失望的人，被压迫的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那些面临死亡的人及死者的家属更为沮丧。因为这些话早就说过了，而且说过多次了。我们早已向整个世界详细诉说了那个被称为种族隔离的制度有多么恐怖，以及该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残忍、不道德、谋杀、蔑视尊严。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所作所为很难

使人有好的印象——就象我们今天又看到他的另一次表演一样——他的这些作为令人沮丧地预示着种族主义政权将继续蔑视整个世界。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公开地表示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和失望，他们的愤慨和失望不仅是针对南非在南部非洲所进行的残酷屠杀和压迫，而且也针对——恐怕是更针对——我们这个世界性机构，因为它显然拒绝行使它的合法权利来挽救可怜的男女老幼免遭战争灾难，并使他们出生土地上免遭倒行逆施的种族主义和残酷压迫恶梦的折磨。

维护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中心作用和基本责任。南部非洲的局势，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局势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由于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因此那些遭受种族隔离制度压迫和受害的人们，现在被迫利用他们有限的手段和资源，起来保卫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保卫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保卫他们的家庭，保卫和他们一起走在同力量悬殊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道路上的同路人。

不可避免的是蓄意破坏和平的行为到处出现，强大的国家，其中包括有某些核武器国家，正在利用这个次地区局势的恶化来积极谋求经济和军事利益。

比勒陀利亚政权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了实现统治，建立了核能力。在这样一个为经济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的世界上，南部非洲很可能成为燃起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火柴。对和平进程来讲，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我们再次呼吁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使南部非洲成为一个没有冲突的局势。非洲寻求自由不为了建立来自外来主子强加的新型奴隶制度。我们希望与各国交朋友，为所有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而与各国合作。次区域的未来领导人不应通过参加阵营和全球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各种联盟寻求避难。如果我们向正在斗争的人民表明世界组织对他们的福利十分关切，当今世界上的两大意识集团为加速所有人的和平和正义而团结一致，那么信任措施就会开始有效地建立。

我们必须帮助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后代建立和平、安全和发展的桥梁，放弃过去不信任的道路。为了国家建设，白人、黑人和各种肤色及种族的人需要谅解。如果煽动当前的痛苦和仇恨，他们就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我们必须憎恨暴力和无意义的屠杀的话。那么让我们使用更有威力的制裁武器，反动的种族分子只懂得这种斗争方式。人的生命的尊严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当他们享有优势时，单凭武装冲突是不行的。只有经济和政治压力才能改变这些所谓领导人的物质主义思想。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现象十分清楚。

我们呼吁采取制裁。如果有人因制裁将伤害黑人的论点而产生动摇，那就让他们听听受害者的故事吧。给怀疑者讲讲黑人和寻求自由的人的处境。他们最清楚什么对他们最有利，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要自由，不要奴役，要参与掌握自己命运、他们国家的未来的权利，和给他们的后代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权利。机会均等和人的尊严超越了奴役制，奴役制提供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我们的兄弟和姐妹决心为实现这些理想而献身。这是大家应该注意的事实。

西南非人民组织不是问题。它代表了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问题在于对实现自由的阻碍。让我们保证消除这些障碍。

最后，我们完全声援和支持我们纳米比亚的兄弟，他们在其唯一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和鼓舞下正在为自由而进行集体的斗争。我们吁请热爱和平和人类兄弟情谊的国家公开和坚决地在非洲这一次区域加速实现自由，这些自由被倒行逆施的种族分子和占领部队而剥夺。

主席：我感谢喀麦隆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特别是关于澳大利亚在本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下一位发言的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沙赫先生（塞内加尔）：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11月份的主席。众所周知，澳大利亚重视人民的自决、保护人权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你一贯成功地维护了这一信条，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在安理会审议对非洲极为重要的问题，即纳米比亚问题时主持安理会。

同时，我要赞扬你的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沃尔特斯先生，他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位战士，我们外交官获益不浅。

最后，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参加审议。

今年一年内，我们非洲国家多次来到安理会要求它作出合作，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我们现在又要求安理会，根据其智慧和任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保纳米比亚姐妹国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国际法和道义最终获得联合国有关决议所规定的独立。

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该议题的事实表明联合国重视这一重要问题。各会员国清楚，尽管联合国决定把该领土置于自己的管辖下，南非仍然顽固地无视国际社会，继续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不打算重复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也不愿重述前面发言人雄辩的论点。众所周知南非种族政权根本不准备从纳米比亚撤军。

实际上，比勒陀利亚政权并不满足于其在温得和克所建立的所谓过渡政府，附带地说，国际社会一致明确拒绝该政府，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蔑视安理会的决定和警告，并决定予以摒弃。这就为什么非统组织代理主席迪奥夫先生10月21日在庆祝40周年之际十分正确地宣布，

“西方接触小组的失败和而后的分裂，以及比勒陀利亚对一切倡议的顽固立场清楚地表明南非无意从纳米比亚撤军。此外，安理会未能按照国际法实施一个解决办法，由于安理会的这一瘫痪，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所谓一个多党党会议在该领土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国际社会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该政府”  
(A/40/PV.42.P.18)

然而，安理会就这个问题的最新决议，即1985年6月19日的第566（1985）号决议，在宣布通过自称为多党会议建立起来的所谓临时政府非法无效之后，敦促那些还没有考虑这样做的成员国采取适当的反对南非的自愿措施。我们很高兴地赞赏某些国家，其中有些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为它们已开始执行第566（1985）号决议。

同样，安理会明智地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在收到秘书长的报告之后，马上开会，以便回顾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取得的进展，并在南非继续进行阻挠的情况下，根据第566（1985）号决议行事。

这一决议向南非提出警告，如果它拒绝合作，那安全理事会就会被迫立即举行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该《宪章》第七章，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作为额外压力以确保使南非遵守有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相应决议。

客观地估价自从安理会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以来纳米比亚的局势，使我们得出结论，南非继续使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服从于解决与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比勒陀利亚政权明显拒绝与秘书长合作，这一点可以从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出；并且极端蛮横无理，竟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基地，向前线国家进行侵略，使它们不稳定，从而破坏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没有比这个回答更加清楚的答案了。

鉴于安理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面临南非显然希望巩固其在纳米比亚非法占领情况下，安理会应该与它的决定保持一致，例如，对南非实行选择性经济制裁作为第一步。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警告可能会使南非认为，国际社会在南非不断采取蔑视态度时，仍然无能为力。但这种警告也有另一种好处，即，使比勒陀利亚对于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做出更多让步，这项决议得到有关各方的普遍同意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立即无条件执行这项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决议，是国际上接受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这样做将大大有助于减缓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有了这个认真负责的一致行动，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就可以最好地行使它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保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按照《宪章》和大会及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它的唯一和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在自由和统一的纳米比亚获得民族独立。

最后，通过今天采取唯一可能的决定，安理会没有辜负目前由迪乌夫先生阁下担任主席的非统组织的期望，也没有辜负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那些关心人权、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人们的期望。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和他对于澳大利亚在联合国中作用的赞扬。

没有人继续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

如果我听得准确的话，喀麦隆代表说我应该坚持使安理会取得进展。我猜想他谈的是政治方面，但是在实际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明天及时开始行动，也会是有益的。我知道明天还要开其它会议，但是鉴于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愿在明天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召开下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下午6点10分散会。